

乌鸦嘴女郎

顾芳喜的日子一向过得很平淡，比白开水还要淡而无味。直到偶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长了一张「乌鸦嘴」。

一直沉闷单调如黑白片般的平淡生活，乍然间仿佛着了彩般五光十色起来。

有着**特异功能**的美丽女郎，她的爱情道路会走得如何？她会遇见谁？谁会爱上她？

未可预知的命运会带来怎样的爱人？是他，还是他……

乌鸦嘴女郎，一个**奇思妙想**的现代爱情故事。



雪影霜魂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乌鸦嘴女郎

雪影霜魂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鸦嘴女郎/雪影霜魂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633 - 7850 - 0

I. 乌… II. 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97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星期一早晨，顾芳喜骑着电动车在上班的路上。头天夜里狠狠下过一场暴雨，马路上水洼处处。她不能骑太快，否则水花会溅到路旁行人身上，便小心翼翼地放慢速度滑过那些水洼。偏偏身后开过来的一辆银白色跑车却很没公德心，这样的路面还像赛车似的狂飙。顾芳喜自知不妙，有心要避，却避无可避。只听到“哗”的一声水花四溅，她本能地闭上眼，感觉有雨点般的东西扑头盖脸而来。那个该死的司机，明明看到有水洼，也看到水洼旁边有人，还不放慢速度，结果溅得她这满头满脸的污渍斑斑。

顾芳喜大为恼火，很想骂上几句高档次的脏话来损损那个无良司机。可惜平时与脏话绝缘，关键时刻要派用场了，尽管搜肠刮肚地想，也没想出几个合适的存货来。这么一耽误，那辆车早已径自扬长而去，连车速都不曾慢上一慢。她只来得及朝着车尾遥遥扔了一句：“有车了不起呀，开这么快小心撞死你。”

悻悻地在路边停下车，顾芳喜掏出一包纸巾来收拾残局。脸上身上都是斑斑点点的泥水痕迹，脸倒是很快擦干净了，身上的脏衣服就无能为力了。再回去换衣服也来不及了，会迟到的。就这样得过且过吧，勉强能见人就行。

顾芳喜继续骑车朝前走，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只见黑压压一大帮人把马路中间围了个满满当当，人多得水都泼不进去。看这情形应该是出车祸了。顾芳喜从不看这种热闹，车祸现场大多血肉横飞，她的视神经经不起这样的刺激。所以她绕着走，从人行道上穿了过去。赶到公司方氏企业大厦，打卡时刚好九点整。

001



顾芳喜的岗位是一楼接待大厅的前台接待，和她搭档的同事是颜妍。看到顾芳喜那一身泥痕点点的脏衣服，她捂着嘴直笑：“瞧你这身衣裳多别致呀！纯天然图案。”

“你喜欢，那还不容易。瞧见马路边上那水洼没？你站水洼旁，我砸块石头进去，你的衣服图案马上就能跟我的一样了。”顾芳喜没好气地说。

“还用你费事，我又不是没被溅过脏水。没辙，谁让我们开不起四个轮子的车。骑两个轮子的没遮没挡，就只好被人欺负了。”

这话听着特没劲，可又偏偏是事实。顾芳喜恨不得自己马上也能开上一辆四个轮子的车，就不用再被别人溅得一身脏水了。然而不能，她只能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去换制服。

换上白衬衫黑筒裙的公司制服，顾芳喜和颜妍亭亭玉立地站在前台。大理石的接待台擦得光可鉴人，一盆鲜花花团锦簇地摆在台上一角，暗香幽幽。

今天公司的气氛格外庄严，平日里鲜少在一楼露面的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们，全都屈尊纡贵地下到接待大厅处，做垂手恭立状。他们在等着迎接新上任的市场开发部经理。

论理，一个部门经理不过是他们的同等级同僚，用不着他们这样集体出动来恭迎大驾。但是，这位新官大有来头。他是董事长的独子——所谓的太子爷是也。方氏的江山迟早是他的，一帮臣子们若想将来不在改朝换代时被人取而代之，就得提前烧香抱佛脚。星罗棋布，直到大楼前及至重要关口，千头头们苦候了大半个小时，太子爷的御驾却迟迟未至。接待台后的顾芳喜和颜妍依然站姿笔直，暗中却极轻声地咬开了耳朵。

颜妍叹道：“守时是一种美德，太子爷看来不具备这种美德。”

“听说这位太子爷就不是什么好鸟，整日里吃喝玩乐乐天酒地，标准二世祖一个，没有这个美德不奇怪。”

“董事长把他放到公司来，美其名曰入基层锻炼。看看，头一天上班就迟到，以后会如何散漫也就可想而知了。”

“散漫不得事，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爱来不来跟咱没关系。不过我

想这个公司眼看着要不得清静了。”

“嗯，”颜妍大力点头，“据我所知，公司里有几分姿色的女同仁都在磨刀霍霍中。”

“那是自然，这么美味可口的‘羔羊’，自付有点实力的谁不想啃一口。就算吃不上‘全羊宴’，也总能尝到点甜头的，据说太子爷对女人一向很慷慨。为了争夺这个钻石王老五，方氏企业的红粉江湖眼看要风起云涌了。”

“芳喜，你知道吗？小周已经在十二楼开发部开暗庄了。他把公司里的美女们排座一番后，定下实力最强的五大美人高手，让大家来下注买输赢，赌她们谁能吸引到太子爷的千金一顾。”颜妍消息灵通。

还有这等事，顾芳喜忙问：“是哪五位美人高手？”

“财务部的 LILY，企划部的 LINDA，设计部的 VIVIAN，工程部的李明洁和开发部的宋琬。目前宋琬最被看好，容貌气质都属上乘，加上又和太子爷同一部门，占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顾芳喜兴致勃勃：“这五位都是主管级人物，个个美女加才女，皆非等闲之辈。看来方氏企业红粉江湖这一场华山论剑之战，很值得期待呀。”

她们正嘀嘀咕咕说得开心，却被前厅经理老王一眼瞄见，马上走过来低声喝道：“注意注意，这是什么场合，还说闲话聊天儿。”

王经理一贯是一张不苟言笑的雷公脸，脾气难伺候得下属们人人见了都怕。这会再一发威，顾颜二人马上齐齐做肃穆状。

迟迟等不到太子爷，一干养尊处优惯了的经理们都站不住了。纷纷在前厅的接待沙发区坐下。人不少，倒茶水的孙姐忙不过来。顾芳喜出来帮她挨个给经理大人们奉茶。

一品龙井沏成的香茶，盛在细瓷茶杯中。用实木托盘托着，一杯杯地送至经理们手中。

送到人力资源部的培训经理张宗明那里时，顾芳喜暗中皱了下眉。这个经理有点好色的毛病，那时候刚进公司在他手下培训，时不时地被他吃豆腐。每每故作无心状在她身上这里拍一下那里摸一把。忍足一个月，顾芳喜终于从他手底逃生到了前台接待处。从此远远看见他就绕开走。

这会是绕不开了，不但不能绕，还得恭恭敬敬奉上香茶一杯：“张经理

请喝茶。”

顾芳喜希望他能顾及一下场合不要犯老毛病，谁知他积习难改。接茶杯时大手先捂上她的小手，再不动声色地滑到杯子上接过来。

顾芳喜吃了哑巴亏，又生气又没辙，转过身暗中咬牙：“混账东西，喝茶时烫了你的嘴就好了。”

她才这么一想，还没走回接待台。就听到身后一声惨叫：“啊——”

怎么回事？

愕然回首，只见张宗明张大嘴巴倒在沙发上，双手在嘴前胡乱挥着，朝口腔里扑气。细瓷茶杯滴溜溜地滚落在地毯上。

一群人七嘴八舌地围上去。

“哟，这是怎么了？被茶烫到了？”

“应该是，我看小张猛灌了一口。然后就这样了。”坐在张宗明身边的黄经理说。

“唉呀，热茶你喝那么急干吗？孙姐，快，赶紧倒杯凉水来镇镇。”

“恐怕光喝凉水不行，刚沏出来的茶烫得很，只怕烫坏了嘴，我看张经理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场面正乱哄哄着，茶色玻璃的大门被人无声无息地推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穿戴得有型有款。遗憾的是额头处围了一圈纱布，与那身讲究的行头极不协调，让形象分颇打了一些折扣。

看到厅里这份乱，他带着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立住了。

有知根知底的头头忙里偷闲看到他，大叫一声：“大少爷来了。”

顿时没有人再管张宗明了，人群趋之若鹜，都涌向玻璃门前。等了这么久的正主儿终于出现了，方氏企业未来接班人——太子爷方君玮大驾光临了。

就连张宗明，也一边捂着嘴抽着冷气，一边迎上去。

看到他额头那圈纱布，资格最老的老臣子，总经理办公室的行政秘书长吴通问：“大少爷，您的头怎么受伤了？严重吗？”

“哦，来的路上不小心，跟一辆大巴车亲密接触了一下。没事，上医院

做过CT了，只是额头撞破了皮，轻微脑震荡而已。”方君玮说得很轻松，吴通却听得一身冷汗。“大少爷，您开车要小心啊。速度不能太快，太快容易出事。”

“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方君玮答得敷衍了事。他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张宗明：“你——这是怎么了？”

张宗明答话答得很费劲：“谢谢……大少爷……关心，没……没什么，烫……烫……”

“他刚才喝热茶喝得急了点，烫了一下。”吴通替他说。

方君玮觉得好笑：“喝茶都会被烫到？”

张宗明赔笑：“我……不小心……不小心。”

他心里极郁闷，明明是准备浅浅啜一口，那一刻却突然中了魔似的，手一高举，整杯茶朝着嘴里倒下来，烫得他那个惨呀。

幸好饮水机里的热水沏了那么多杯茶，沏到他这杯时已经不是很烫的滚开水了，否则他这张嘴只怕要报销。

“老吴，我的车停在门口。被大巴车撞坏了车右灯，你马上安排一个人替我送去修一下。”

“是，大少爷。您赶紧上楼吧，开发部的员工都在十二楼等着您新官到任呢。”

方君玮点点头，朝着电梯口走去，身后浩浩荡荡一帮人跟着他。

一帮君君臣臣们都走光了，喧闹一早晨的前厅总算安静了下来。

颜妍感慨：“原来太子爷姗姗来迟是因为路上出了车祸啊！我们倒错怪他了。”

顾芳喜迟迟没有回应她的话，颜妍奇怪地一看，发现她正盯着大门外发呆。

“你看什么？”颜妍顺着她的视线看出去，玻璃大门外正正地停着一辆银白色跑车。

有偌大的地下停车场不停，有宽敞的楼外空地不停，非要堵在正门口，

也就是太子爷能这么干。

“哇，最新款的宝马车。太子爷的坐骑真是很拉风啊！让一向对车子不感兴趣的顾芳喜小姐都看傻了。”

顾芳喜还是没有回应颜妍的话，她疾步走出门去，绕着车子来来回回看了好几圈。没错，就是路上溅了她一身泥水的那辆车。银白色的车身，内座是鲜红的真皮座椅，两种高亮度的颜色配在一起格外耀眼亮丽。这样的豪华名车看一眼就忘不了。

下意识，顾芳喜捂住了嘴。觉得今天的事情有些奇怪，似乎两桩不太好的事故都自她的口中而出。

愣愣地站了片刻，司机班的阿强奉命来替太子爷把车开去修。看着车子被开走，顾芳喜甩头。不关我的事，巧合罢了。我不过随口那么一说，他们出了什么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2

一整天平安无事，一切都在往日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不时接待来客，接听电话，按部就班做着熟悉的工作。直至下午六时下班。

顾芳喜骑着电动车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她无意中看到马路旁有个小偷，正用长镊子从一位老太太的裤袋里夹出来一个钱包，再飞快地把钱包往自己外套口袋里一塞，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不只顾芳喜看到，马路上很多人也看到了，但都不作声。如今的小偷很猖狂，你坏了他的事，他能把你堵在路上暴打一顿。谁敢管这种闲事？

顾芳喜不敢。替人出头要有本事，没那个本事还是当缩头乌龟吧。大学时代她们学校有个师兄，热血沸腾一青年，满脑子“哪有不平哪有我”的思想。一日在公交车上正气凛然地喝止了一个小偷的盗窃行为，结果下了车被几个人报复性地追着打。腿都打折了一条，半个学期都拖着一条伤腿

一脚高一脚低地走，那才真的是“哪有不平哪有我”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没有黄飞鸿的身手，就不要去跟人硬碰硬。顾芳喜量力而行地选择沉默。看着那个小偷得手离开了，那个老太太却还毫不知情地在人行道上蹒跚而行。风吹起她稀疏的头发，根根雪白。一脸皱纹是岁月的刀雕斧琢，沧桑无限。偷年纪这么大的老人的钱，那个小偷于心何忍啊！

顾芳喜觉得如今的小偷真不像话，古代的窃贼尚云“盗亦有道”，现代的却百无禁忌了。

这么一想，顾芳喜忍不住横了那小偷一眼，他正预备从天桥过马路，刚走上一半楼梯。她突发奇想地自言自语：“这个人渣要是从楼梯上滚下来才解气呢。”

那人渣却走得很稳，一步步上去，眼看就要太太平平上到桥面了。顾芳喜叹口气：真希望它出事的偏又不出事了。一口气还没叹完，忽见那人渣身子一歪，竟真的咕咚咕咚从楼梯上滚下来了，大冬瓜似的一路七磕八撞滚到了底。

红灯暗，绿灯亮，顾芳喜却愣在马路中间动弹不得。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天桥底下，人行道上的人正纷纷朝那跑去。

身后的车辆喇叭嘟嘟地响，顾芳喜从惊愕状态中醒过神来，忙把车靠路旁停下，也跑去看人渣摔成什么样了。

那家伙头破血流地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十字路口中心的交警岗亭，近水楼台地过来了一位交警处理这起意外事故。他发现这个路人一路滚下来的楼梯上，七零八落地掉了好几个皮夹子。一个人身上怎么会带这么多皮夹子呢？

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跳出来指证：“警察叔叔，这个人是小偷，我们看见他刚才偷了前面那个老奶奶的钱包，然后走上天桥，谁知他从桥上摔下来了。”

马上有人附和。

“是呀是呀，我也看见了。这是老天爷对他的报应啊。”

“我也看见他偷钱包了，老天真是有眼啊。”



刚才不敢出声的人现在都敢出声了，还有人热心地追到前面把老太太叫了过来。她这时方知自己的钱包丢了，一眼就从那几个五颜六色的钱包中认出了自己的那一个。

“唉呀呀，我刚取的退休金啊！这要是被他偷走了，这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

人赃俱获，这个摔得七荤八素的小偷虽然被交警召来救护车送去了医院，但从医院出来后，牢狱之灾是免不了了。

顾芳喜回到家，一连灌了三杯冰水让自己平静下来。

一而再再而三，巧合也不是这样子巧合的。此刻她有六七成的把握确定自己有了“心想事成”的……怎么说好呢，这种能力算不算特异功能？

她决定再验证一下。顺手把手里的水杯往桌上一放，看着它下命令：“动一下，动一下，你动一下。”

说了又说，杯子却稳如泰山一动不动。她再扭头看着案上的花瓶：“摔下来，摔下来，你摔下来。”

花瓶或许不想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也没有从命。

顾芳喜大觉沮丧，怎么没用了呢？

再想一想，难道对物没有用，对人对事才有用？

走到窗边，她朝楼下东张西望，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试验品。正好看到对面的水果店里，老板正在接货。刚搬了两箱苹果进去，又要从运货车上接一筐麒麟瓜。

平时顾芳喜爱在超市买水果，比较经济实惠。偶尔不想跑时，才就近在楼下这家水果店买一点。这个老板是个奸商，每每短斤少两。这都罢了，这年头哪个商人不在秤上搞点名堂。可是有一回，顾芳喜在他店里买了一个西瓜，拿回家切开一看，坏的，便又提回去给他看预备换一个，他却脸色极难看。

“你给我看什么？坏了不会扔掉啊，还拿来给我看，这样子好看啊，岂不是坏我生意。”嗓门大得像在吵架。

顾芳喜气坏了：“你说的什么话，我直接扔掉凭什么来跟你换啊？”

她还没跟他怎么样呢，他倒先一副晚娘嘴脸。顾芳喜气得也不再提换的事了，直接要求退钱走人。买东西买得受了一肚子气，从此再不光顾这家店了。

看着奸商老板小心翼翼地接那筐西瓜，顾芳喜忽生恶作剧的念头：让他没接稳，摔了这筐瓜。小损失他一笔，谁叫他铤而走险。

于是小小声地朝着楼下念咒般地道：“老天呀老天，让他这筐瓜都摔了吧。”

那筐西瓜果然在老板手里摔了。麒麟瓜瓜皮极薄脆，一筐瓜砸在地上个个应声而碎，半边马路滚开了红红绿绿的瓜瓢瓜皮。老板心疼得从牙缝里咝咝地抽冷气。气到极处无从宣泄，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嘴巴：“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筐西瓜百来块钱哪！”

顾芳喜躲在窗帘后面笑得哇哇叫。

这项异能对物没有用，对人对事却极有用。顾芳喜细细一想，喜上眉梢。

老天爷，这下要发财了！

顾芳喜急急忙忙地跑到楼下不远处一家彩票销售点花两块钱买了一张彩票。拿着这张彩票回家后，她对着它念了又念：“你会中奖的你会中奖的你会中奖的……”

念上九九八十一遍后，顾芳喜毫不怀疑这张彩票将会是一张通向五百万大奖的领奖券。这一夜，她整宿整宿在做梦。梦里全是钞票，一摞摞从天而降，她怎么捡都捡不完。

次日一早，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查看开奖结果。一看之下，顾芳喜从头顶冷到了脚，她那张两元单落第了。

怎么回事？她的“心想事成”神功怎么不起作用了呢？

再细细一想“神功”显效的那些事情，好像都不是些什么好事。难道它……好的不灵坏的灵？！天，那她岂不成了乌鸦嘴了。

顾芳喜悚然一惊。

清晨，顾芳喜垂头丧气地上班。

本来昨晚她还计划得好好的，今天中了五百万，要神气活现地来辞职，要好好骂一骂张宗明的咸猪手，还要好好无视一回老王的雷公脸。本小姐我不伺候你们了，不用再忍着让着了。

没想到计划和理想的差距这么大。原本以为触手可及的五百万，谁知却是镜花水月空欢喜一场。职是辞不得了，还得上班，还得继续忍着让着伺候着经理大人们。

站在接待台前，顾芳喜一边机械地做着该做的工作，一边还想不通：怎么就好的不灵坏的呢？

颜妍时不时地用内线电话跟上面部门相熟的同事们打听太子爷到任后的情况，挂了电话就眉飞色舞地八卦：

“芳喜，猜一猜五大美女主管谁先胜出一筹？”

顾芳喜懒洋洋地说：“宋琬吧。”

“聪明，一猜就中。听说昨天太子爷和她一起用午餐了。”

“这还用猜，那么明显。宋琬长得漂亮，又有机会在太子爷跟前晃来晃去，肯定是她旗开得胜了。不过谁占先机不重要，谁能笑到最后才最重要。”

电梯门一开，有人走出来，颜妍一看忙招手叫：“小周，小周，来来来，快过来。”

小周一身白衬衫黑西裤的公司制服，西装外套漫不经心地拎在手里，从头到脚一派懒散的模样。他笑眯眯地走过来，开口便道：“干吗？是不是想打听什么内幕消息？是的话要先请我吃饭。”

“你个死小周，越来越不像话了。问你一点消息还要敲诈，信不信我打你。”

颜妍作势欲打，小周身子一缩，自动把要求降一级：“好了好了，不要你请吃饭了，请喝饮料行了吧。”

顾芳喜叹道：“小周你真是越发没脸没皮了，好意思让女士请你喝饮料。”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年头不是男女平等嘛。说真的，这个月的薪水早光光了，二位同仁能不能接济一把？”

小周凑上前来伸手做讨要状。

他们三人是同一批加入公司的员工，一起接受的培训。虽然后来被分配到两个不同部门，但私交一向不错。

顾芳喜狠狠一巴掌打在他手心，“你个大手大脚乱花钱的败家子，还想我们接济你，你去……”

她猛地一把捂住自己的嘴，把后面两个字堵了回去。

“又让我去死是吧，顾芳喜你这个女人真歹毒。”

顾芳喜大翻白眼，心中暗道：我歹毒，我歹毒就不会忙不迭地捂嘴了。你知不知道我若说了这句话你搞不好真的会死。好的不灵坏的灵嘛！

颜妍笑：“小周，你再这么不知节俭地乱花钱。你真的会死——饿死。这才月中你就把薪水花光了，我不信饿到月底出粮日你还能活着？”

“所以呀，求两位善心的姐姐可怜可怜我吧。我好惨啊！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小周学周星驰在《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口吻，学得惟妙惟肖。

“放屁，三天没吃饭你还走得动？”颜妍的兰花指差点戳到他头上去。

“我净吃馒头啊！翻出一个零钱袋里面还装着十几块硬币。我拿去买一块钱一个的山东大馒头，一顿吃一个，就着白开水咽。吃得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我现在特别特别特别想吃香喷喷的饭菜。”小周一脸垂涎欲滴状。

其状堪怜，顾芳喜和颜妍对视一眼，一人掏出一百块给了他。

“省着花，撑不到月底是你自己的事了，我们不会再管你了。”

“谢谢谢谢，二位姐姐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小周钱一到手，浑身精气神都旺了，一溜烟地朝着大门跑，差点和正推门进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唉呀，小周这个冒失鬼。还好没撞上简总监。”顾芳喜庆幸不已。

推门进来的人是整个方氏企业管理层中最年轻有为的财务总监简睿。他穿一身潇洒的铁灰色西服，显得人特别俊朗。手里拎着一个小巧的旅行箱，一副远道而归的样子。

“对不起，简总监，我没撞着你吧？”

“没有。”简睿的回答是惯常的简洁。

“没有就好。”小周马上猢猻似的溜掉了。

“简总监去香港出差不是说要一个星期嘛，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颜妍觉得奇怪。

“事情办完了就回来喽，简总监不是那种办完差事后会四处闲逛的人。”

简睿走过前台接待处时，顾芳喜和颜妍一起向他问好：“简总监好。”

“你们好。”

简睿朝她们看了一眼，礼貌地含笑回应。

上面的管理层人物，个个人五人六的，架子十足。对于下属们的问好，顶多就是点个头。会同样以问好回应的，只有简睿一个。

所以简睿在方氏企业的下属群中，口碑最好，人气也最高。

从进方氏企业那天起，他就是一等一的香饽饽。有形象有能力有修养，一时引来觊觎者众。可惜很快传出消息，名草已有主。女朋友就是董事长的女儿，一干跃跃欲试的美女们顿时都泄了气。

对手是有身家有背景的大小姐，自己拿什么跟人家争？相比她们这样要自己出来动手打天下赚生活费的草根女阶层，家世优越的千金小姐在婚姻方面占先天优势。娶一个有钱人的女儿能少奋斗二十年，哪个男人不想啊？

公司里那些精明的美女们个个谱熟世事，听说简睿有这么一位女朋友后，都知道这座碉堡是攻不下了，再没人对他有非分之想。

简睿进电梯时，有意无意间再朝前台看了一眼，正好对上顾芳喜望过来的眼神。

两道无形的视线在半空中轻轻一触，就飞快地各自转开了。

顾芳喜记得,初见简睿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眼神相对。

那时她还是新晋员工,在人力资源部接受培训。有一天简睿和几个部门经理不声不响地到培训课室来,看看这批新员工的培训进度。

当时正好一堂培训课结束,大家肃静了整整一堂课,一下课就都在叽叽喳喳地说话。场面有些嘈杂,有人进来了也没发现。

顾芳喜坐在第一排正对着门的位置。正在低头整理笔记,本能地感觉到有人进来。下意识地一抬头,正好迎上一个年轻男子的脸,极俊朗的面孔,极深邃的眼睛。

顾芳喜从没有这样正视过别人的脸,因为她没有仔细打量别人的习惯。一般只是知道视线范围内有一个人,但人家走了你要问她这个人眼睛什么样嘴巴什么样,她答不出来,因为她不会去注意。所以基本上见过几次面的人她都留不下印象,再见面时总是不认识。根本没仔细看过别人的五官,自然不知道别人的模样,如何再认得出来?

这是唯一的一次,完全无心地,一眼看定一个人的脸。还是一个男人,一个很年轻俊朗的男人。

她的眼睛迎着他的眼睛,都是无心的对视。但分明地,视线一对上,两人都同时一怔,片刻后才双双错开眼神。

发现上层管理人员来了不少,张宗明忙让员工们都安静下来。经理们分别抽查了几个新员工的培训笔记,简睿走到顾芳喜她们四人一张的长桌前,挨个翻了翻她们桌上的笔记本。

翻到顾芳喜面前的笔记时,简睿停住了。凝神看了她一眼,眼睛里有欣赏之色。

“你的字写得很好。”温和的声音,给人如沐春风之感。

“谢谢。”

从小到大,顾芳喜一手清丽优美的字为她赢来不少夸奖。听得太多,都不再往心里去了。唯独这一次,她从心底里感到欢喜。

简睿他们逗留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走了。若是依惯例,顾芳喜根本记不住这样来去匆匆的人。然而这一次,她却印象深刻地记住了简睿。

那张面孔,如明月入怀来。不思量,自难忘。

生命中有些人，朝夕相处却无动于衷。而有些人，只是蓦地一相逢，却能惹来心事眼波难定。

这天早晨顾芳喜迟到了。

电动车突然掉了链子，把她掳在半道上。她气喘吁吁地推了好长一段路，才总算推到了一家修车铺里。等修好车再赶到公司时已经迟了近一个小时。

尽管事先打电话跟颜妍说了一下原因，让她帮忙请假，王经理看到顾芳喜时还是脸皮板得像铁板一块。不知为何他最恨员工请假，无论什么原因。哪怕你生病，除非病得爬不起来，一般的头痛脑热他力主“轻伤不下火线”。恨不得手下人马个个是死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这个顾芳喜没少在背后嘀咕他变态。

王经理不肯轻易饶过顾芳喜，把她叫去办公室训导。反复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务必要准时上下班。虽然意外情况不可避免，但好的员工应该要考虑到上班途中可能发生的意外因素，应该提前留出充裕的时间对付意外状况的发生……

顾芳喜听得一肚子火。照他的意思，她最好每天提前一个小时来上班，以防万一路上发生掉链子等意外事故。他知不知道什么叫意外，意外就是非常态，不是时时会出现的状况，犯得着天天做准备吗？

王经理这人嘴特别碎，唠叨起来没完没了。他的训导一开场，没有半小时一小时绝对收不了场。顾芳喜是站着，他是坐着，还有茶水润喉，摆明了是以逸待劳，打持久战她很吃亏的。

官逼民反，顾芳喜开始图谋不轨了。她决定试用一下她的“乌鸦嘴神功”来脱困。看能不能让王经理的身体闹点小毛病，他一不舒服这场训导就继续不下去了。于是表面上仍做恭敬聆训状，暗中她却盘算开了让王经